



闵采尔传

闵采尔传

〔德〕冈特·福格勒 著

陈 静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闵采尔传/(德)福格勒著;陈 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ISBN 7-100-02021-2

I. 闵… II. ①福… ②陈… III. ①政治家-传记-德国-中世纪②闵采尔, T. (1489~1525)-传记 IV. K835.1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1171 号

MǐNCǎiĚR ZHUÀN

闵采尔传

[德] 冈特·福格勒 著

陈 静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振 兴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021-2/K·471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65 千

印数 2 500 册

印张 7 1/4

定价: 9.90 元

出版说明

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时期平民阵营领袖托马斯·闵采尔(约1490—1525年),是德国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宣传平均共产主义学说,他通过宗教改革的形式传播以暴力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剥削和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思想。他领导的农民军后来虽然被公侯联军所击败,他本人亦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是他的活动和思想在德国革命史和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恩格斯对托马斯·闵采尔曾作过很高的评价,把他和他的同时代人、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一起称为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

托马斯·闵采尔出身于平民家庭,接受的教育很有限,他留下的遗作仅仅是一些传单,或者顶多不过是一些小册子,还有一些甚至是从审讯记录中整理出来的材料。闵采尔的信徒和他所结交的朋友中,大多数是一些没有什么文化的无产者。闵采尔那时候所献身的运动始终处于秘密的状态之中,有关他的生平事迹与思想发展的记载十分含混不清。凡此种种,都给研究闵采尔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为托马斯·闵采尔写传记是一件多少带点风险性的事情。因此,对闵采尔本人及其著作的介绍,不仅在我国,就是在他的祖国——德国也都极为罕见,这不能不为研究闵采尔的工作留下一个空白。现在我们选择了本书,将它翻译出版,就是为了补上这一空白。

本书的作者,是德国历史学家、洪堡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多年

以来,他一直从事德国早期平民革命史、农民运动史的研究工作,本书是他的最新著作之一。为了写这本书,作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作了分类、比较,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然后以丰富的史实和优美的文笔记述了闵采尔的悲壮的一生。应该说,本书的立论比较客观公允,资料也比较准确翔实,它基本上再现了闵采尔的本来面目。当然,由于资料难得和作者主观上的局限性,本书难免有不足之处,尚希读者明鉴。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成熟期	5
在哈茨山区度过的青年时代	5
求学之路	9
服务于教会	19
批判教皇和教会	28
书籍的魅力	41
第二章 投身于宗教改革	52
首次布道的地方	52
战斗在两条战线	60
对波希米亚的期望	70
宗教改革应从这里开始	77
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	85
第三章 新教义的制定和实践	96
改革礼拜仪式	96
与曼斯菲尔德的贵族发生冲突	105
公开答辩和礼拜堂纵火	114
对君侯们的警告	124
捍卫《福音书》的联盟	133
魏玛的审讯及其结果	141
反对市参议会的叛乱图谋	147

第四章 通往农民战争之路·····	157
用印刷品来体现责任·····	157
给路德的答复·····	165
到农民中间去·····	173
永久议会·····	181
图林根起义的开始·····	186
决定性的时刻·····	195
审讯和处决·····	206
结束语·····	213
革命的征途·····	213

导 言

一个担风险的行为——为闵采尔作传

托马斯·闵采尔是德国早期平民革命运动史上出现的众多的杰出人物之一。但是,要写他的传记却始终是一个多少带点风险性的事,因为一个这样的计划毕竟会遇到数不清的困难。

首先遇到的是资料问题。关于闵采尔,现在流传着他本人一些重新出版过的著作,有未装印成册的布拉格的信札,包括数量有限的信件、他的寥寥无几的传道的片言只语、各种各样的便条以及审讯记录。除此而外,还能够提供的便是他同时代人对闵采尔的论述了;再有就是有关闵采尔的档案和通信,以及一些反对闵采尔的不怀好意的作品。而另外一种情况倒不少见,即关于闵采尔的书面东西在某一卷中仅占据一点无足轻重的位置,相反,像马丁·路德、梅兰希顿^①和茨温利^②,以及其他宗教改革家们的作品、布道及信件却比比皆是。就闵采尔而言,历史学家们所能提供的资料相对贫乏,且又很不全面。想对闵采尔的著作做些说明、解释也都会有一些困难,在研究当中又总存在着意见分歧,这表现在有关闵采尔的动力是什么,他又继承了什么样的传统等等问题上。即使将重点都放在论述闵采尔神学观点上,众人也是各抒己见,意见不

① 菲利浦·梅兰希顿(1497—1560年),德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支持路德,反对攻击闵采尔。路德死后成为路德宗教的主要领导人。——译者

② 茨温利(1484—1531年),瑞士宗教改革运动领袖。——译者

一,就连将闵采尔的思想与路德的学说思想作一比较这样的实际问题,也不乏纷争,其结果是对于闵采尔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乞今为止,阐述闵采尔的学说和他的影响的依据的可靠性,都是有限的,而且对许多领域的阐述始终存在着矛盾。

最后所能提供的是闵采尔本人关于自己的论述,即便是这样的材料也是少得可怜。而能原原本本地、彻底地描述他这个人的著作,就更是凤毛麟角了,连能真实反映其人形象的肖像都找不到一张。就是闵采尔同时代人对他的性格特征的描绘,大多数都是出自于他们的争论之中,可是这些人的意图却在于诽谤这位传教士,是有意诋毁他的本质和特性。

鉴于上述种种不利的条件,我们只能尽可能多地利用现有的资料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不少的作者以想像、设想和推断来填补大量的空白,但没有去证实这种假设式的论述究竟有多少准确性,这种经验是不足取的。但是,就恢复传记本来面貌的利害关系而言,如果这样的资料提示了某种结论的话,那末,也不应该完全放弃考虑在一定环境下所发生的某些事情。然而,这种描述不能被看作是事实本身。正因为如此,那末,闵采尔的传记也就不会跟其他某些传记一样了,而是要更多地采用虚拟的方式来表达。

因为要评论有关闵采尔传记的研究,才有机会对自他的生命结束以来的所有生平介绍和著作进行一番判断和评价。这样的工作难免会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要实事求是的评价闵采尔的一生,只有把他生平中的每一个重点当作一根引线,并且要能回答下面的一些问题:他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所起的作用又是什么?他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表达出他的理论,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地阐明他的理论的?他的出现,在公众舆论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闵采尔是一位神学家,到他死的那

一刻，他也仍是一位神学家。作为上帝意志的探索者、宣传者、执行者，他每时每刻想的和做的却是，要将上帝的影响与德国早期平民革命这种阶级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不仅要求仔细思考，这样做会对闵采尔的个人形象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而且还得回答如何才能具体阐述神学与社会相互之间关系这样一个问题，以及承认这种事物关联性的问题。

早在闵采尔被处决以前——这种影响并且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就被谴责、谩骂为“叛乱者”、“撒旦的工具”、“一切秩序的破坏者”等等。围绕他的形象，编造了许多的传闻，并且他的对手故意将这种传闻传播到了全世界，目的就在于丑化他的形象，诋毁他的学说。另外还散布了一些反对他的小册子，其目的也是为了消除他的影响。尽管从18世纪以来，从科学的角度上看，人们对闵采尔和他的著作的兴趣与日俱增，但长时间以来研究工作还只停留在流传下来的陈词滥调的框架中，仅有个别进步的历史学家或政治家才为描绘闵采尔的科学形象作出了贡献。

对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这位革命传道士的人品和著作的兴趣，仅仅在近20年来才异乎寻常地浓厚起来，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他们的研究结果突破了传统的框框，善于把方向当作对特别消极的工作的一种挑战，这样你将对闵采尔的研究引入到建筑在新基础上的程序之中。始终令人吃惊的却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那些原先似乎是确有把握的结果都失去了说服力。

我们试图以该传记的概论来总结和检查闵采尔研究的结果，也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学问，或是否应该继续探索下去。作者还是有义务将文学作品选中的所有著作开列出来，即使这些作品在注释中不可能全部都占有一席之地；还有可将对阐述提供证据的某些有益的谈话摆在选择之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马克斯·施泰

因梅茨所进行的令人激动的谈话、西格弗里德·布罗伊尔无数有根据的提示,以及其他有几篇尚未发表的曼弗雷德·科布赫的研究成果。

本书中,还收集了闵采尔的信件和著作,以便让读者将其与闵采尔本人的论述来加以对照。当然,钻进闵采尔的思想,读通他的语言是需要花费气力的。同时,在介绍此人时,应该尽可能地符合资料所提供的情况,这是一个不可违背的要求。将拉丁文译成德文,用的是温弗里德·特里利采未发表过的译本,是将早期高德语译成现代德语,但是似乎把许多个性都给抹煞了,为此,我们将原文也一并发表出来(中译本中没有附原文——编者)。由于我们精心潜读,对闵采尔的人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即使是费了心血,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衡量研究所达到的水平,不是急急忙忙填满最后的答案就算完事了,我们不是为了去完成最后的传记,而是为了试图更加接近这位令人神往的历史人物。

第一章 成熟期

在哈茨山区度过的青年时代

(施托尔堡和克维德林堡)

哈茨山脉留下了托马斯·闵采尔的足迹：他诞生在哈茨山边的一个城市里，并在哈茨山前地带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因为开始求学，他才离开了故乡，不过求学也是为了日后能返回故里。然而我们对他这段成熟时期的事情知之甚少，甚至连他的出生日期都还搞不清楚。

托马斯·闵采尔诞生在哈茨山南麓的施托尔堡，这也是他自己后来多次证实的。1512年在法兰克福(奥得河畔的)大学注册入学时，他将施托尔堡写成是他的出生地。1520年他写信给莱比锡的书商阿卡梯乌斯·克洛夫时，称自己为“施托尔堡的托马斯·闵采尔”；1521年秋天，他从布拉格寄出的一封简短的德文信中，介绍自己是“施托尔堡的托马斯·闵采尔”；而在另一封较长的德文信中却又确切地写着“托马斯·闵采尔，来自施托尔堡”。有一次，在一篇文章的题头上，他又是这样写他的出生地的：“哈茨山麓施托尔堡的托马斯·闵采尔的抗议或愤怒”，而1523年10月4日他写给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利希时，又清清楚楚地称他自己是“施托尔堡的托马斯·闵采尔，一个上帝的仆人。”

没有一份资料能印证闵采尔的生日，只能用从他开始上学的时间往前推算并以此为依据的方法来说个大概的日期。由于闵采

619680

尔是1506年到莱比锡大学注册入学的，而这时候他至少应该是17岁的人，所以，他的出生年代为1490年该不成问题了，当然，先决条件应该是莱比锡大学就是闵采尔上的第一个大学。那个时候，普遍流行孩子在洗礼日这个神圣的日子之后才起名字，因此，“托马斯”这个名字便证明，12月21日或是20日，便是他的出生日，而洗礼也就只能是在施托尔堡的圣马丁教堂内进行的。

同样，我们对闵采尔双亲的了解，也是支离破碎的。到目前为止，找寻他们踪迹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我们既无法告知他们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们的职业甚至社会地位。有极少几份谈到他们情况的证书，与晚些时候的事是符合的，但也无法作为他们出身的依据。1521年6月15日，闵采尔写信给马尔库斯·托马斯（人称施蒂伯纳尔的）说，他的母亲不久前去世了。而汉斯·彼尔茨1521年6月25日从布伦瑞克写来的信证实，闵采尔的父亲这时尚健在。只留下一封闵采尔写给他父亲的信，还是未注明日期并且被裁截得面目全非，信中所谈都是因他母亲遗产之事而与其父亲发生的口角。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想澄清他的家史真是困难重重，又因为闵采尔的这个姓氏不时出现，自1419年以来，在施托尔堡，闵采尔这个姓氏便屡见不鲜。人所共知，就连许多其他城市也时不时地出现过这个名字。如果不细加推敲的话，那末，在施托尔堡内使用这个姓氏的人大概都有点亲戚关系。

由闵采尔的这个姓氏可以推断出他的父亲应该是铸造钱币的工匠师傅。因为当时在施托尔堡，是有一家铸币工场。可惜这种揣测被下列事实给排除掉了，这就是托马斯·闵采尔后来同许多金匠保持着联系，而它们与铸币师傅们之间的行业联系是很紧密的。有真凭实据被视为铸币师傅的却并不是闵采尔的父亲。闵采尔的父亲在施托尔堡可能是开了一家手工作坊，这确保他有一笔财产。

闵采尔的母亲结婚时,似乎还带来了一点微薄的嫁妆,所以在他们去世之后,他们的儿子所得到的遗产是许多现金。

施托尔堡位于由不伦瑞克通往埃尔富尔特的哈茨奎尔的公路旁,当时人口有 3000 左右,挤在 4 个山谷内,在各自的范围内划定了城市的界限,但没有城墙,只是在公路出口处筑有城门权充防护。施托尔堡的建立还得感谢对此处银矿和铜矿的开采;该城属施托尔堡伯爵领地,是哈茨伯爵世族的聚居地,但处在萨克森未顿选帝侯的封建君主统治之下;从宗教的角度上看,是属于美因兹大主教辖区。施托尔堡议会由市民选举,但要得到伯爵的许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至高无尚的。耸立在山谷汇合处的市场边上的,就是那座 1544 年时期建造的富丽堂皇的议会大厦,到 1482 年,该大厦又进行了扩建,其规模超出了自 12 世纪以来就已闻名遐尔的马丁教堂,并且在 1485—1490 年期间,又按照哥特人的晚期风格改建成带有高塔顶的教堂,为此,教皇英诺森八世^①还进行了大赦。我们不知道,外界有什么样的信息能够渗透到这个世界里。这时正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②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着德意志民族,德国议会议员都有志于改革,为使帝国更加稳固,还得保证他们在作出决策时有发言权。在那个时代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与法国王室在北意大利战场上经常刀兵相见,以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土耳其又多次威胁着帝国的疆界;在这个时代里,骚动的浪潮正猛烈地席卷着许多城市,而鞋会^③的第一次反叛运动则闻名于上莱茵河畔以及阿尔萨斯。由于资本主义

① 英诺森八世(1432—1497 年),意大利籍教皇(1484—1492 年在位),原名为西博。——译者

②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是 1493—1519 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译者

③ 鞋会,1493 年在阿尔萨斯结成的农民秘密联盟,因旗帜上画着一只农民的鞋子而得名,它们所掀起的反封建运动是 1525 年德国农民战争的先声。——译者

生产方式在一些经济部门得到发展,使经济生活经历了一种持久的繁荣和结构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变,而哈茨山的那些靠近矿山的城市是最晚才感觉到其结果的。

在施托尔堡的那段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是最为重要的:1484年,瘟疫侵袭了该城,有780名居民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到了1493年又出现了异教运动,闵采尔的家庭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就连托马斯·闵采尔在施托尔堡是否上过学,我们都无法说出什么确切的情况来,因为他们全家在我们所不知道的时间内迁到了克维德林堡了,这是人所共知的。

闵采尔在克维德林堡居住,我们也仅仅是从1506年莱比锡大学的注册登记上看到的,其中写道:“来自克维德林堡的托马斯·闵采尔”。因此,这可能是他最后所居住的地方,或是他的双亲那个时候的居住地。在闵采尔给他父亲的信中也称他母亲是富有的,这点,施托尔堡和克维德林堡的许多人都可以作证。

位于哈茨山前东北部的克维德林堡要比施托尔堡大一些,到1500年大约已有5000人口了,座落在由戈斯拉尔到哈雷的公路旁。主要的经济生活是长途贸易、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10世纪初,海因利希一世统治时期,将该城扩建成设防牢固的行宫所在地,成为众多的王国集会的舞台。936年为贵族妇人们所建造的养老院有着庞大的地产,并构成了王国的政治中心。该城高耸在宫殿山的圣塞维蒂斯教堂之上,这个教堂原本是罗马慈善教堂,于1129年被封为圣塞维蒂斯教堂的,是在10世纪时商人的移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12世纪以来,在结构上进行了重大的改变,筑起了围墙,其权力也扩大到了戈斯拉尔。作为老城,是从1264年起,而作为新城是从1305年开始,议会用选举的办法来补充新人,并经慈善修道院院长批准认可。从1426年以来,克维德林堡就是汉萨同盟的成员国,然而到了1477年,由于萨克森选帝

侯国的部队加入到未顿的领土扩张政策的行列之中,它被迫承认修道院的统治权,放弃了一切的结盟。

最晚是在这儿,即在克维德林堡,闵采尔在一所拉丁学校里接受教育:在这里学习读、写、算的能力,这首先又是拉丁文的知识。这种语言,掌握了它,才能够进入城市或者是国家管理工作之中,才有了进入科学界或进入教堂的先决条件。闵采尔是否就是在这个时候与哈茨山的其他城市建立起联系(就像以后的接触所证实的那样),这是可能的,但是,没有资料能确证这一点。

求 学 之 路

(莱比锡和法兰克福/奥得河畔)

闵采尔第一次离开他的故乡,哈茨山区,是他打算去大学上学。他由哈茨山区到了莱比锡这个低地港湾,普雷塞河边上的海港城市。由于商人移民此处,使它发展成为长途贸易、手工业和印刷业的中心。12世纪中叶,迈森的侯爵们决定结束1165年颁发的城市信件式的学业,并且在1200年以前将学校用围墙围起来,1270年议会首次以文件的形式提及此事。1485年的萨克森分裂,致使莱比锡沦落为阿尔伯丁公爵的领地。自1500年起,就处于格奥尔格公爵的统治之下。15世纪末的经济发展使莱比锡也得益匪浅。它处于重要的贸易之路的十字路口,是东西贸易的枢纽,1497年和1507年,经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特许,将其每年举行的集市当作交易会场所,但首先是莱比锡的商人在欣欣向荣的银矿开采中心及铜片岩的开采中占有股份,他们为这些企业投资并且分得红利。这里的人口,由1480年的约6500人到1540年增加至约9000人。像许多其他地方一样,这种发展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社会矛盾。

从1409年以来,莱比锡就是大学的所在地。1502年,开放的威丁堡大学成了竞争者,很久以来就潜在的大学危机,由于格奥尔格公爵批准的一个民意调查而暴露无遗。针对无数弊端而进行的改革步骤,首先在有规律和有序进行学习方面取得了成果,然而这种决定并不完全受欢迎。该城之所以成为教育中心,也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一些大学,还在于它拥有兴旺蓬勃的印书业和图书交易。首家印刷厂是在1481年开业的,到了1500年,就已拥有11家印刷厂了,以致莱比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了早期图书印刷业的中心。

托马斯·闵采尔来到这个城市,是当1506年10月16日冬季班开学的时候,他是到神学院院长马丁·迈恩多尔那儿去注册的。登记表上先写的是“克维德林堡的安德烈亚斯·阿佩罗德”,然后就是“克维德林堡的托马斯·闵采尔”。显然,他是和阿佩罗德一起去莱比锡的,阿佩罗德好像是出生在一个平民的家庭里,1509年获得过学士学位。

登记表上发现,闵采尔交付了6格罗申^①的学习费用,他不是——一个贫困的穷学生,像其他许多学生那样。但是他也并没有能力交付全部10格罗申的费用。看起来他以前所上的神学校,可能费用是比较低廉的。按照大学的规定,交付全部数额的费用是进入学院级学习的先决条件,在许多情况下,报到时不能全额支付费用是要加以审核的。对闵采尔来说,缺的正是这样的凭证。

莱比锡的登记表还告诉我们,闵采尔是属萨克森民族的,莱比锡大学有民族法,这在古老的德国大学内是绝无仅有的。除了按专业知识分科以外,大学还同时有自己的政治法,这意味着,每一个大学生,因其出生地不同,且每一个地方受地理位置、政治观点

① 格罗申, 昔时银币之一种, 一格罗申值12分尼。——译者